

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yzhy83@163.com



2013年后经加固修整后的福祖桥。

株洲非遗

一雕就是一辈子，一把锉刀传承三代手艺 非遗传承人邹子彦的木雕梦

姚时美

常言道：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”在第四批市级非遗传承人邹子彦的记忆中，在他祖父、父辈的年代，虽然物质普遍匮乏，但他们的家却是殷实的。一把普通的锉刀，在平淡无奇的木头上行云流水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龙、凤、花、鸟木雕便脱然而出，勤劳自然是不少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生产效率更快、规模更大、价格低

廉的工业制品极大地挤压了手工木雕的生存空间，让手工木雕的传承和发扬步履维艰，也让邹子彦不得不将木雕作为副业，另寻他途谋生。

不过，骨子里对木雕的喜爱，却让邹子彦从未放弃，反而结合新时代的特色注入新的内涵。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越来越重视，邹子彦的木雕手艺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，这也让他逐渐变得有信心起来。

传承 祖孙三代钻研木雕，一刻就是一辈子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雕花木床在农村普通家庭是标配，家里娶媳妇，必备一张雕花木床，雕花越精致，代表男方家里越殷实，雕花木匠也因此备受欢迎。在以前的株洲县，现在的渌口区一带，邹子彦的外公和父亲因一手精湛的木雕手艺，名头大得很，主家要做雕花木床，至少要提前一年预约。

“我从小就耳濡目染，有时候帮父亲打下手，算是启蒙，也喜欢上木雕手艺。”邹子彦说，他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雕花木匠，父亲则师承外公。15岁时，邹子彦正式跟父亲邹桂文开始学习木雕手艺。

当年雕花木匠收徒，有一套严格的流程。拜师首先得有介绍人，然后师父考察徒弟的人品，考察通过后，徒弟请师父、介绍人等相关人员吃一餐，才算完成拜师。之后，徒弟要跟着师父当三年学徒，三年期满后出师，才能自立门户。

邹子彦的父亲跟随外公学习木雕手

艺，两年快速出师，邹子彦也有很高的悟性，也是两年出师。

邹桂文是第一批市级非遗传承人，有着50多年的木雕经验，早在他年轻时，就能用锉刀把神话故事、花鸟虫鱼、各色人物、特色风景，雕刻到各式各样的木床头、椅子、杯子、牌匾上，无不栩栩如生。几十年下来，邹桂文雕刻了几千件作品，几乎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作品。

邹子彦继承了祖辈的手法，并进行了创新。上世纪80年代，邹子彦参军，在部队期间，对木雕的兴趣仍然不减，抽时间到文化馆、博物馆、高校参观学习，看到了一些名家的作品，顿时大开眼界，还参加了一些名师的文化补习班。最后，邹子彦的作品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花鸟、人物等，也加进了名山大川、现代建筑等各种新时期的元素，显得更为丰富，如今，他也是一名有着四十多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。

艰辛 工业化取代手工化，传统手艺生存空间极度压缩

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，彰显家境殷实的雕花木床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，取而代之的是席梦思等，邹桂文等老手艺人的木雕事业迎来寒冬。1984年，邹桂文从渌口来到市区，租下一处房子，靠制作广告招牌维持生计，因字写得好，生意尚可，但在年轻的邹子彦看来，经济效益还是不够理想，于是他一心扑到服装生意上，成为一名服装老板。

后来随着电脑的出现，快速的排版、打字，比手工木雕速度更快、成本更低，邹桂文的门面再也难以维持，只好关门歇业。

坚守 传统文化不可丢、不能丢，没有丢

让邹子彦没想到的是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木雕，近几年却迎来春天的气息。

尽管木雕手艺人收入不高，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木雕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。邹子彦首先感受到了这股气息，打破祖辈“低调行事”的思维，极力推荐父亲走出去，通过参赛的方式让外界认识父亲的作品。

2008年，邹桂文的手工木雕技艺被列入株洲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邹桂文则为非遗传承人。随后不久，在省里召开的工艺美术品博览会上，邹桂文选送的木雕作品获得铜奖。这让邹桂文备受鼓舞，次年他

经商二十多年，邹子彦经历了起起落落，“最初我想的是先赚钱，等赚到钱再一心追求艺术，然而事与愿违，人生的路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来。”最近几年，邹子彦靠着做服装生意的一点积蓄，将精力全部用在木雕上，最终无法维持，去年开始上班挣钱，业余时间用来钻研木雕。

“现实中，木雕手艺还是没有市场，在株洲这种三线城市，需求量并不大，完全投入精力，经济上扛不住。”邹子彦说，这让他感到很难坚持，正因为受现实影响，邹子彦的子女并未涉足木雕，成为行外人，这让邹子彦多少感到有些遗憾。

如今受经济大环境和疫情影响，私营实体经济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，靠制作木雕手工艺品生存，邹子彦心里没底，“哪怕一个小手工木雕，花费几天时间雕刻出来，最后只能卖几十上百元，太廉价了。”

又精心选送了一份作品送过去参展，拿到银奖，原本想再接再厉继续选送作品参赛拿个金奖的，可不料病魔袭来，缠绕了几十年的支气管炎将他的身体击垮，根本无力再拿起刻刀，直到2015年不幸离世。

邹子彦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，继续在木雕上发力，并组建起团队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作品，2018株洲县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主题活动、“湘味中国年·五彩新株洲”为主题的株洲旅游春节七天乐系列活动、株洲晚报庆典礼庆文艺活动等各类问题活动上，这些作品纷纷得到展示，并且为了让更多群众感受到艺术的真实和魅力，他还现场创作，让不少人对木雕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邹子彦说，其实从年轻时起，他就一直没有放弃木雕，哪怕生意再忙，他都在出差时利用空闲时间考察学习，不断开拓自己的眼界，几十年下来，一直能跟上步伐，没有丢掉这门手艺，反而是越来越精湛。

2018年，邹子彦被认定为第四批市级非遗传承人，传承“株洲县·邹桂文木雕”非遗项目。

展望 传统手工艺与学校教学结合，或能蹚出一条新路

邹子彦一直对木雕传承有信心，他说，浙江东阳木雕自古流传，当地不仅很好地传承了木雕手艺，并且在新时代得到极大发扬，“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手艺就能赶上我这个老师傅。”木雕的元素也注入了更多现代题材，技艺则从手工向智能化、规模化发展，产品不仅质量优良，而且大批量生产，利用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，木雕目前已经成当地特色产业、支柱产业。

在株洲，木雕没有东阳源远流长，木雕艺人的规模也没有如此宏大，但是民间确实有着一批正在坚守的手艺人，坚持传统手

艺的传承，坚守这心中的那一份工匠之心。

邹子彦这些年也一直在摸索，想探索出一条生存之路。现在他发现将民间艺人请进学校，让传统手工艺与教学相结合，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模式。民间艺人走上学校讲台，获取报酬可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，也解决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问题，广大学生就是传承者，其中不乏有人愿意学、喜欢学。

邹子彦说，传统木雕手艺解决了生存和传承问题，就会越来越有生存空间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，真正切合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精神。

碑刻里的株洲

谢氏福祖桥志铭 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

郭亮

千年古筑朱亭，湘江蜿蜒而过，赋予其钟灵毓秀的人文风情之外，亦对辖境内密布的港汊沟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。

朱亭镇高福村，村民习惯将穿村而过的那条湘江支流叫做黄龙溪，以其流经曾经的黄龙镇而得名，溪不宽，涨水期亦不过十多米，左

近村民过河皆得仰仗架于福祖桥的那座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福祖桥。

福祖桥在当地名气很大，除了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外，还跟世居当地的谢氏一族关系匪浅。谢氏族谱记载，此桥原系谢氏先祖捐资所建，2013年改扩建时，又从桥基之下挖出一方刻于清

道光四年(1824年)桥志铭碑。碑文所记与族谱所记相似，述建桥之始末外，亦有族谱中未记的发生在建桥过程中的种种……那么，故事就从这方“意外”出土的桥志铭碑开始吧。

建桥往事

“福祖桥，盛始祖荣甫，明初落籍于兹，派衍镇、贤两房，爰建石墩木桥，世修勿替……”

桥志铭开门见山，述福祖桥之由来——叙述者，也即本桥志铭的撰写者则为彼时的谢姓族人谢盛——系明初落籍于此的谢氏先祖谢荣甫首修，起先砌的是石墩木桥，想来颇为简便，也就够族人出行，车载重物之类通行是都不想，修补亦是常事，故有“世修勿替”之事。

或许是嫌石墩木桥太过简陋，难以满足左近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，乾隆年间，谢氏先祖决心将木桥改建为石桥，以承载更多的出行需求。先是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，谢盛的祖母王氏携伯祖母罗、刘二氏并叔祖母徐、何二氏“捐产入祠，为永远修架费”，此即族谱所记“谢氏孀居五妯娌捐田五亩，贮租于祠，作为更换木桥之用”；然后是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，谢盛的父亲谢秉侯与族中同辈谢香岩、谢玉根、谢石斋倡族人捐资，于黄龙溪南岸率先动工，建单孔石拱桥一座；再到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，谢盛携兄弟及族中兄弟叔侄等，“仍合族捐

资”，将原单孔石拱桥修复加固，并新增三孔——故现今看到的福祖桥四孔为三大一小——于道光四年(1824年)始得完工，前后历时六年，如若从谢氏孀居五妯娌捐田入祠为修桥费用算起，则延半个世纪还有余，工程量庞大，施工标准高之外，还有个原则是经费筹措得不是那么顺畅，时不时地便闹停工，好在谢氏族人修桥的决心巨大，但凡账上银钱告罄，必立马倡议族人捐资，反复多次，总算磕磕碰碰地将这连接黄龙溪南北两岸的四孔石拱桥修复完工。

在文献和当地族人故老相传的讲述里，彼时的福祖桥确担得起“气势恢宏”四字：桥长47米，宽53米，三墩四孔，桥墩、桥拱全用长条麻石铺砌，条石之间并用糯米浆勾缝，桥面亦用长方体麻石条块砌成，桥墩为尖锥形设计，以便洪水涌来时分开洪流，大大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，桥头两端分别立有石狮子、石麒麟，桥面正中刻有石拱桥一座；再到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，谢盛携兄弟及族中兄弟叔侄等，“仍合族捐

的“福祖桥”三个大字，功德碑上刻满了谢氏族人捐田捐银的数额，桥头一侧立有风雨亭，以供来往行人歇脚……所以，桥志铭的撰写者谢盛不无得意地在铭文结尾写道：“兹桥重建，磐石康庄；子孙千亿，源远流长”，当然，彼时的谢盛并不知道，这座倾全力修建而成的福祖桥，在往后的岁月里会承担如此多的风雨纠葛。

保护石桥

自道光四年(1824年)建成三墩四孔的石拱桥以来，近两百年来，福祖桥一直担负着左近村民出行的重任，尽管其间有过几次大的修整改观了桥体原貌。

1958年，建成130余年的福祖桥迎来第一次大修。因桥面太窄无法通行较大的车辆，当地政府对面进行了改建，拆掉了桥上的风雨亭和一些石碑，以便车辆通行。

1981年，为更方便村民出行，福祖桥进行了第二次修整，在原桥面两边各增加了1米宽的人行道，并将桥面原有的麻石栏杆换成水泥雕花栏杆，且将原有的麻石桥面改为水泥桥面，拆下的长条麻石大多被附近的村民带回家中，“留个念想”，至此，福祖桥便只剩桥墩、桥洞为昔日修建时的原貌了。

时间走到2009年，福祖桥纳入省道S211株洲县段公路改建工程，相关专家鉴定福祖桥为四级危桥，规划中的方案是原址重建。闻知此信息，附近村民联名起草并签署了“迫切请求各级党政领导保护好福祖桥”的报告，

递交给相关职能部门，却一直没能得到回复。与此同时，有小道消息传来，施工队随时进场，将会对已在黄龙溪上百多年的福祖桥进行拆除。也就从这时开始，附近村民组织起300余人的义务护桥队，轮班守在桥头，以阻止施工队来挖桥——在村民们的认识中，相关专家所下的危桥的结论显然与自己的日常认知不符，“这里不属于那种非拆掉重建不可的危桥，前不久还有人装着100吨地板砖从这里通行，也没看到一点问题”，在日后的媒体采访中，曾有当地村民如此表述道。

村民们义务护桥的“壮举”在延缓公路改建工程进度的同时，也引来了媒体的关注，随媒体报道而来的，还有株洲市文保部门的相关负责人，经现场勘察鉴定，福祖桥属文物，建议在原址加固修整，修整之后还要对通行的车辆进行限行重……在多方合力之下，2013年9月，工程方更改了原有的规划方案，福祖桥不必拆除重建，而是按文保部门的建议，原址加固修整，并将福祖桥列为市级文



邹子彦的木雕作品
受访者供图